



The Decameron

十日谈

(意)卜迦丘◎著 李毅◎译



(全译本)

十日谈

(意)卜迦丘 著

李 毅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 / (意)卜迦丘著;李毅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500-0915-8

I. ①十… II. ①卜…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意大利 - 中世纪 IV. ①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110 号

SHIRITAN

十日谈

(意)卜迦丘 著 李毅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2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15-8
定 价 5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7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的代表作。

卜伽丘，生于一三一三年，他与他的朋友彼特拉克同属文艺复兴时期首批优秀作家之列，与其他人一起开创了文艺复兴的文学浪潮。

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思想在文化上的表现。卜伽丘的《十日谈》的主要意趣在于对封建势力的无情嘲讽。它通过文学的形式，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以及对正常人性的压制，歌颂人性中美好、光辉的一面，它是资本主义思想对封建势力开战的檄文，所以，它的出版引起了封建势力的巨大恐慌，他们把本书的内容宣称为“淫秽”，这本书长期以来都受到禁止，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都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禁欲主义而言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出版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十日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三四八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劫难逃生的十个男女青年来到了城外的一个小别墅，他们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以作为消遣，住了十多天，讲了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就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这些故事涉及最多的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会。在这些故事里，对教会的神甫的愚昧、虚伪、贪婪和无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当然，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思想性，同时还在于它的文学性。卜伽丘的文笔优美，构想奇特，语言风趣幽默，令人读后忍俊

不禁。

虽然我们的时代离此已经很远，读者对于书中所揭露的现象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我们今天重读这本书，仍然会对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智慧赞叹不已。

二〇一四年四月

原 序

悲悯那些遭遇不幸者，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人人均应是这种高尚品德的拥有者——特别是那些人，他们曾对怜悯充满了渴望，而且领略怜悯的珍贵。我就是那些确实体会到这种悲悯之情可贵的人中的一员。从风华正茂时开始，一直到如今，我一直狂热地恋着某人，她是如此高雅，我是如此低微，我真担心我不够格。开明的先生们听说我的罗曼史后，却十分尊敬、称赞我。然而，他们不明白为了这份爱恋，我承受着几多煎熬呵。并不是由于我的心上人过于无情，让我伤心；而是由于我想入非非，一股无法压抑的欲火在心中熊熊燃烧。这本来是件难以得到圆满结局的事情，于是，有时候，我得到的只是烦恼。

爱情苦苦折磨我的那段时间里，幸好，总是有一位友人登门出言相劝，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已告别人世了。然而，天主无所不能，他凭借千古永恒的规律，让世上的一切事物最终都有一个了结。对我的心上人，我心怀爱恋，尽管我的爱超过了任何人，不管我如何压抑，别人如何劝慰，以后为此蒙羞，坏了名声，这是难以避免的，都无法使我的这份情怀受挫或改变，然而，岁月如流水，最终使我的这份恋情褪色了。如今，在我的心灵中，留下的只是幸福的回想——这份礼物爱神只赏给那些没有沉醉于爱河中的人。我的这段恋情，以前曾让我受尽折磨，如今苦楚消失了，只有幸福的往事伴随着我。

虽然我已摆脱了苦楚，然而，那些由于对我关心备至而为我悲伤，给我慰藉，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依然在我的记忆里。对他们的热忱，我会一辈子记在心中，终生不忘。以我之见，在众多优秀品质

中，最应称赞的乃是感激，与此相反，最卑劣的做法便是恩将仇报。出于证实我并非是个恩将仇报的人的目的，趁现在可谓是无拘无束、一身轻松的时候，我拿定主意，想根据我的疏浅的知识，写点文字，给那些向我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阅读，帮他们排遣忧愁，以示答谢。我的安慰对那些聪明睿智、春风得意的人不一定必要，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

尽管这种书不一定会鼓舞那些时运不济的人，换句话说，给他们带来多少慰藉，然而，我认为最好应向最需要此书者奉献上它。因为它更能给他们以帮助，更显珍贵。如此一来，什么人能不承认，将此书——一份轻微的慰藉，与献给一位先生相比，奉献给一位害相思病的小姐更恰当呢？

女人们由于胆小，怕丑，只得将爱情隐藏在她那不胜娇柔的心里。与为人所知的恋情相比，这是更为凶猛的力量（凡经历过此事的人都明白）。另外，她们必须遵守父母、哥哥、丈夫的想法，顺从他们，听凭他们管束自己。一天到晚，她们都要待在那狭小的世界里，毫无意思，无比烦闷，似乎心中有某种渴望却又毫无办法，为情所困、老是快乐不起来。

如果她们由于为思念所苦，总是满面愁容，如此一来，如果不是有啥新近才出现的娱乐，这种忧愁是无法消除的。另外，论韧性，女性根本无法与男性相比，男人一旦坠入情网，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一切是众人所亲眼目睹的。即使他真的无比愁闷，心情忧郁，也会有不少排解忧愁的方法。只要他愿意外出溜达，能够进入他的眼帘或耳中的事情不计其数，他可以外出猎鸟、猎兽、垂钓，纵马飞奔，也可以前去赌一把或者做生意。由于有这不少的娱乐，男性最少能够短时间里排遣、甚或消除一些心中的苦闷。最后他不是在此处便是在彼处获得了慰藉，慢慢地将苦楚抛到了九霄云外。

易动感情的女性最不能缺少的便是他人的劝慰，对她们来说，命运之神反而表现得十分小气。为了或多或少地减少一点遗憾，我才准

备著成此书，向心中满怀对情人的思念的女孩子或年轻女性献上些慰藉与援助。——因为针线、卷布木杆、纺车都无法使世间所有的女性得到满足。此书讲述的故事共计一百个——或是一百个寓言，一百篇启示世人的小说，一百段乡村野话，随便你们怎么认为都可以，在近来瘟疫大肆蔓延的那段日子里，一些地位显赫的女性——七位少女，三位小伙子讲述了这些故事，历时十天。除了这些故事，还有许多歌曲，七位少女唱着它们，以此排遣忧愁。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够欣赏到有情人的不少分分合合经历，或从古到今的许多荒诞古怪的故事。上层社会的女性们翻阅着这些令人心动的事迹，可能会寻到许多快乐，与此同时，这些事情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很有用处的启示。原因便在于由于这些故事，她们能够知道应该躲避哪些事情，可以试试哪些事情，如此说来，此书能为她们排遣忧虑稍尽绵力。

如果真的能如此的话，（希望上帝同意吧！）如此说来，让他们对爱神心存谢意吧，帮我摆脱爱的约束的便是他，我从他身上汲取了力量，为她们的幸福而写了这本小说。

目 录

第一天	1
第二天	61
第三天	168
第四天	254
第五天	327
第六天	395
第七天	428
第八天	476
第九天	552
第十天	590

第一天

这便是《十日谈》的第一天，首先，作者解释了十位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的前因后果。下面就是在潘比妮亚的带头下，他们每个人随口讲述的传说。

温柔高雅的女士们，我深深地知道，你们生性具有很大的同情心，翻阅着此书，难免会以为故事的开头过于凄惨与忧愁了，令人不由自主地心有戚戚地回忆起前不久四处蔓延的那场恐怖的瘟疫，对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情，或者亲耳听说过这些事情的人来说，此事都令人伤心难受。但是，请不要认为阅读此书，又会让你们长叹、落泪，从此没有胆量继续阅读了。此书的开头尽管悲凄，然而如同一座高大而险要的大山，把一片极为漂亮的原野拦在了身后，越过眼前的大山，便抵达了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攀越山峰的辛苦会带来双份的幸福，快乐到了极点固然会悲伤，悲伤到了极点，也会带来出乎意料的幸福。

因此这只是短时间的悲凄——我说是短时间的，因为也只是极少的几页而已，伴随着它的便是一片幸福，如同刚才所预言的那般——如果不是如此首先发表声明，说不定你们无法猜到苦到了尽头还会有甜头呢。说实在话，我真不想拖累你们沿着这条凹凸不平的小路前行，然而除此之外，又找不到别的路，由于没有回首一下悲凄的昔日，我无法说明白摆在你们的面前的那些故事，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萌发的，因此只得为此书采取了这个开端。

上帝降临人间的第一千三百四十八个年头，意大利最漂亮、热闹的城市——即佛罗伦萨，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全城，不晓得是什么给

这场瘟疫带来了影响，还是严厉的上帝如此惩治胡作非为的人类。最开始时，东方乃是这场瘟疫的发源地，没过几个年头，死亡人数已经难以计算了；并且目睹这场瘟疫渐渐地四处扩散，到最后，倒霉的是，西方也出现了它的足迹。众人都毫无办法，一点都使不上劲儿。已有人清扫过城中每一个肮脏的角落，不准患者进城的命令早已公布于众了，各种各样保护健康的方法都付诸实施了，另外，无比忠诚的人们常常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常常三三两两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帝祷告了，然而当那一年的春天来临时，古怪而可怕的症状最终还是显现出来了，灾祸顿时不可收拾了。

发生在这儿的灾难，与东方的不大相同，每当患者鼻中流出了鲜红的血时，他将面临的只有死亡，然而，另一种兆头却出现了。被病魔侵袭的男人和女人，开始时是一个肿瘤出现在鼠蹊间或者胳肢窝中，其后，肿瘤日益变大了，其大小相当于一个小苹果或者鸡蛋。有些人称这种肿瘤为“疫瘤”，不用过多久，如同死亡的征兆一般的“疫瘤”，便会从那两个部位向身体的其他部分扩散。然后，征兆又发生了变化，黑色或者紫色的斑点出现在患者的手臂上、大腿上，直至全身的各个部位。或者是成块成块的，不太密集，或者是细小的，密集的。但是，不管怎样，都与早期的有毒的肿瘤没有多大差别。它预示着死亡。

不管你怎么看病吃药，反正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说不定这本来便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病。或者是因为医生才疏学浅，没有查出真正的病因，所以也没啥恰当的治疗手段。——那时候，不计其数的对医术一窍不通的男人和女人们，竟然也如同训练有素的医生一般，开始悬壶济世了。总之，一句话，所有染上此种疾病、碰巧治好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了，大部分患者都在染上“疫瘤”的三天里便告别了人世，并且多数人均没出现发烧或别的一些情况。

这场瘟疫实在是恐怖极了，身体正常的人只需碰了一下患者，便会被传染上了，那样子如同干燥的柴火接触大火一般易于燃成更大的

火。不只是如此，情形要严重得多呢，别说接触患者，与患者交谈，便会染上致命的疾病，甚或只需碰过患者弃穿的衣裳，触摸过的事物，也会马上身染疾病。

还有更加令人恐怖的事情呢，如果不是我，以及不少人亲眼看见，如此一来，即便是最老实的人向我讲述了这种种情况，我也没有勇气以为这是真的，更别提记下它。这场瘟疫的扩散如此恐怖，不只是人们之间互相传染，甚至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只要碰一下患者或者死人用过的物件，便会被传染上，没过多长时间便会告别人世，此情此景，屡屡再现。有一日，我目睹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马路上，许多破旧的衣裳被丢弃在那儿，很清楚，这些东西是一个被疾病夺去生命的穷汉所留下来的，此时此刻，两头猪走了过来，众人心里都清楚，猪老是爱用鼻子，拱触物件，也该它们不走运，伸出鼻子，拱翻了衣服，一口咬住，胡乱撕咬，挥舞一番；没过多长时间，这两头猪便连续滚来滚去，又过了片刻，如同将毒药咽入了肚子似的，躺在破衣裳上，气息全无。

尚在人世的人们，每一天亲眼目睹这种大大小小的凄惨的事情，惧怕以及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想法充斥心头，然后，差不多不管是谁都选择了极端残酷的方法：所有患者或患者使用过的物件，一律避免伸手触摸，在他们的眼中，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远离危险了。

有的人认为只有压抑欲望，生活得很节制，才可以摆脱这场瘟疫。因此，他们每人找了几个伙伴，选择没有容纳患者的干干净净的房子，居住下来，彻底地与外面断绝了一切联系。他们品尝着极其讲究的东西，饮用极其美味的酒，然而老是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根本不愿稍微多喝一点。至于屋外的传染病和死亡的情况，他们根本不过问。唯有依靠音乐以及别的招儿来让时光流逝。

还有的人的心中所想与此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只有尽情地寻欢作乐，狂饮高歌，竭力使自己的所有欲望得到满足，一切都可以付之一笑，这种措施才能有效地与瘟疫作战。他们真的按照自己想法开

始行动起来，常常是昼夜不分，放开肚子狂饮，一家酒店一家酒店地逛，甚或心血来潮，恣意冲进别人家，恣意妄为，无人前来进行阻拦，原因便在于众人都是过一日算一日，如何会想到啥产业呢。因此，大部分人家的房子居然为公众所有，任何一个从此路过的人都能肆无忌惮地冲进房去，就像是在自家中一样占为己有。然而，虽然他们如此胡乱冲撞，而碰到患者还是尽快躲避开来。

面临着一场劫难，城中的法律和教规差不多都消失了，由于牧师和掌刑的官员，和众人一样，或告别人世，或一病不起，或是没有一个仆人，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于是，几乎人人都能任意妄为。

另外，不少人又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样子。他们不但不若前者那般拼命压抑自己的饭量，也与后者不同，不若他们那般放开肚子拼命吃喝、毫不控制自己。尽管他们也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然而却总是到一定的限度便停止，他们并不是整天待在家中，也出门散散步，只是常常要手持花儿香草或香料等类别的东西，偶尔凑近鼻头闻闻，提提神，以为唯有这般才可以除去空气中充塞的患者、药以及尸体发出的味儿。

有的出于对自己的安全的考虑，居然持有一种更加无情的观点。他们宣称，想与瘟疫抗争，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法，即离瘟疫远远的。拥有此种思想的男人们，女人们，一心想着自己，对别的不闻不问。他们告别了自己的城市，将老家抛在身后，还有家人、家产、向异乡跑去——最少也要向佛罗伦萨城外跑去。如同是上帝由于人们做了坏事，心中甚怒，便进行惩治，然而，唯有一些没有弃城逃走的人受到了这种惩罚。只要步出城门一步，便如同摆脱了这次瘟疫，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眼中，与城相守的人们已经面临死期，马上便会全军覆没了。

上述各色人等拥有互不相同的观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死去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幸免于难。每个地方都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当自己身强体壮之时，最早树立典范，告诉他们不要前去理睬染

上疾病的人。其后他本人生病卧床了，人们同样对他不理不睬了，无人照料他，如此这般，他告别了人世。

说真话，最后众人你不想见我，我不想见你，左邻右舍，都对别人的事情不闻不问，亲朋好友差不多不再打交道了，即便说句话的机会不多，还保持着极远的距离。这还算不上什么，更有甚者，由于这场瘟疫，大家都惊恐不安，居然到了哥哥弃弟弟于不顾，叔叔伯伯置侄儿于不顾，姐妹弃兄弟于不顾的地步。甚至老婆弃丈夫于不顾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最让人难受，令人无法相信的便是甚至为人父母者都不愿照料自己的孩子，似乎这些孩子并非他们亲生似的。

因为这个缘故，不少卧床不起的男人或女人都无人照料，有时也会有几位友人怀着同情心，前来对他们进行劝慰。然而，这种情况却屈指可数。有时候有些下人为数目不菲的报酬而心动，愿意前往照顾患者，然而也为数不多，并且大部分人都是些没有文化，野蛮的人。对看护一窍不通，只知道为患者倒茶递水等等。除此之外，便只会眼睁睁地目睹患者被死神带走。这些照料患者的下人，大多数人便由此把性命丢了，白白地挣了那些钱财。

由于当身染重病时，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便对你不闻不问，下人又不太容易找到，于是一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做法席卷全社会。那些夫人小姐，无论原来长得如何貌美如花，如何地位显赫，每当染上瘟疫，她便不再在意找来一位男士来侍候她，也不在意他是老者还是少年，都会旁若无人地将衣裙解开，面对着他，把一切部位都展现了出来，把他当做一位同性侍女。如此这般，她们也是为疾病所迫，没有办法，其后，有些女士侥幸死里逃生的，便不再如昔日那么庄重，可能也是由此引起的吧？

有不少患者，如果可以获得良好的休养的话，原本能够死里逃生，如今却都成了一抔黄土。瘟疫来得如此猛烈，患者又难以得到看护，无论怎么喊叫，都无人回应。因此城中每天每夜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去见阎王，那情形让人万分惊恐，更不要说是亲眼目睹了。至于那

些有幸而幸免于难的人，为这种情况所迫，对不少历史悠久的风俗进行了更改。

根据流传至今的习惯（如今还存在于某些地方），人告别了人世，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女性都必须在遭到不幸的人家家中集合，劝慰亡人的家人，办丧事的人家的男性便与邻人们，还有来自别的地方的市民们在门口汇合。然后，神父到达了，人数的多寡，则将由办丧事的人家的场面而决定。亡人的友人抬着棺木，众人手持一支燃烧的蜡烛，嘴里哼着悼念的歌曲，沿途很热闹的，一直向亡人活着的时候确定的教堂抬去。然而，因为瘟疫日益凶猛，即使这种风俗尚未彻底根除，也几乎即将消亡了。代替它的是一种从前所没有的风气。患者丧失了生命，不仅身边缺少女人的哭泣声，常常是在弥留之际却是孤身一人。实在是很少有几个患者能够让亲友悲痛，洒下泪水，亲戚们绝不会前来悼念的——他们正抓紧时间寻欢作乐，在大吃大喝，在彼此开玩笑呢。女性本来最容易产生怜悯之心，然而，如今，为了使自己幸免于难，居然丝毫不为背叛自己的本性而感到惋惜，接受了这种世风。

另外，一旦人离开了人世，十个或八个街坊前来送其归西的情况极少发生，而送葬者绝对不会是一些地位很高的名门望族，然而是一些地位卑微之人——他们说自己以掘墓为业，实际上，他们做这种事情，最终的目的便是想得到钱。因此老是把尸架抬起来后，便风风火火地拔腿就走，并非按照死者的指令送到教堂，而总是将其抬到距离最近的教堂，便算完成了任务。五六个教士在前面领路，常常是手持数根蜡烛，偶尔双手空空。只要有墓穴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便命令挖墓人向坑中扔下死尸，不再自寻烦恼认真地为亡人举行归土之礼了。

下层人民，还有大多数中间阶层的人，情况就极其悲惨了。由于身无分文，他们可能是心存侥幸，大多数人都待在家中，最后染上瘟疫，这样的人每天都有很多。又由于他们得不到基本的治疗，又没有

人照料，差不多全都离开了人世。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老是有不少人在大路上死去。不少人横尸家中，直到尸首烂了，散发着刺鼻的怪味，街坊们这才明白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此这般，城里尸横遍野，附近尚在人世的人如果能请得到脚夫，便命脚夫帮忙将死尸抬走，搁在门口的地上，如没法雇到脚夫，便亲自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心存怜悯，而是担心已经烂掉的尸体对他们的生命带来威胁。每天天一亮，便能发现尸体都在每家每户的门口堆放着。然后人们又将尸体抬上尸架，抬走了，如果无法找到木架，便以木板来代替。

经常有两三具尸体堆放在尸架上，或是夫妇两人，或是父子俩，或是兄弟仨人，一起在尸架上堆放着，这件事情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众人也不明白多少次亲眼目睹两个神父，手持十字架，在前面走着，三四个尸架被脚夫们抬着，他们走在他的身后，经常会有这种事情，神父以为只为一个送葬，然而，突然，六七具尸体被送到了他的面前，一起被埋入土中，偶尔甚或比这还要多呢。不再有人为亡人洒一滴泪水，将蜡烛点燃，为他送葬了，那时，一个生命消失了，如同如今一只山羊死了一般，根本没什么。原本一个机智聪明的人，一生中有时不太顺心，也不容易学会忍耐，而如今呢，经过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洗礼，显而易见，甚至是最野蛮的人，也能泰然面对任何事情了。

每一天，甚或每一个小时，总有人向全市的教堂一次又一次地搬运许多尸体。教堂里再也没有空余的墓地了，特别是有的人家，根据风俗习惯，非要在祖坟里安息，情况便愈加不好收拾。当坟地里再也没有空地时，只得在附近挖些土坑，土坑很长，而且十分宽敞，坑里安息的便是后送来的数以千计的尸体。如同把货物堆放在货舱中一般，人们将这些尸体堆积起来，堆放在土坑之中，上面覆盖的只是一层薄土，当尸体积满了土坑之时，这才填满坑封起来。

那时候，在这座城中，形形色色的悲惨的样子没有必要详细地讲述一番。我只想补充一下，当瘟疫席卷全城之时，这场浩劫也波及了

城外的市镇和农村，只是与城中的情形相比，声势稍有逊色而已。令人同情的乡下人（还有其亲属），在冷冷清清的村中居住，或是在人烟稀少的偏僻的原野上，一旦染上疾病，不但没法请到医生，而且无人前来照料，死在大道上，或在田野上，或在大门口。他们离开了人世，好像死去的并不是人，而是一头牲畜而已。

灾难迫在眉睫，市民们抛弃了所有的东西，一心只想着四处寻乐；农村的农民们，心中明白大限已经来临，不再肯去田间劳作了，找到啥就吃啥。昔日，他们将多少心血倾注在田间牲畜上，它们寄托着他们多大的希望，如今，这一切是无法顾及的了。如此一来，牛、驴、绵羊、山羊、猪以及别的家畜、还包括对人类忠贞不贰的伙伴——狗。无奈告别了圈栏，在田野里四处乱跑——田间的麦子早已到了收割的季节，早该脱粒，抬进仓中了，然而，无人理睬这一切。许多牲畜似乎很有灵性似的，白天，它们在田间填饱了肚子以后，一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尽管牧人没有前来驱赶，他们会主动返回农庄。

请允许我们将话题从农村转到城市吧，实际上，除了认为上帝待人类过于冷酷了，又能如何呢（自不必说，在某些地方，还必须责怪人类过于无情）？因为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由于人们没有胆量走进患者，不愿出来照料他们，甚至不闻不问，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有超过十万的佛罗伦萨人丧失了生命。当瘟疫尚未来临之时，无人料想到有这么多人居住在佛罗伦萨城中。

唉，气势磅礴的宫殿，豪华的高楼，宏伟的房子，昔日达官显贵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如今却是人烟稀少，甚至都无法寻到一个地位极其卑微的下人。这里有多少赫赫有名的姓氏、价值不菲的财产、丰富的产业，却缺少继承人！有几多倜傥风流的男士、貌美如花的少女、开朗快乐的年轻人（甚至盖伦、希波克拉底、伊斯科拉庇斯都不得不坦诚认可他们身强力壮）^①，清晨时分，他们还与家人共用糕点，

^① 此三人均为医生或医药之神。盖伦、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人，以医术高超而闻名遐迩。根据希腊神话，伊斯科拉庇斯主管医药。